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

宋七十二

宗澤　趙鼎　張浚杓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

卿帥鄜延檄澤視河埽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會朝廷大開御河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上書於帥請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調衞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聽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數百頃皆不生殖歲輸萬餘緡率横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

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樗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

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

李固波斷敵歸路衆不從廼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
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
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
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
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
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
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
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

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姦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里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恇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詞不足盡信耶直一愚人遇大事憒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

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

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

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
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
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
啟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
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
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
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
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

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

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
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
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
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
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
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
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
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上

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廵幸澤上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
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
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
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
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
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
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

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别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任使以成其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

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宗澤忠義凛然屢戰克捷奉命留守東京賴以保全而前後所陳諸疏正論侃侃亦皆發于忠愛實為宋室純臣

且能拔岳飛于刑罪之中遂成
中興名將其明識尤有過人者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
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堅守和議果
不足以息民今之言還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
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
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
澤上疏言京師天下腹心必不可棄遂條上五事其一
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
樞密院輙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

將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尼雅滿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

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逌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曾從貸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捄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

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竆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

錯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遼人王策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以義激之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

悲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於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無所依戴不報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中興之兆可見在陛下見幾乘時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但為江寧控扼之計時河北盜楊

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如數萬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王善者河東巨寇衆七十萬欲據京東澤單騎馳至營泣諭善善解甲降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

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言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宫儼

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為迎
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
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已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覼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于仇讐則甘心避之于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于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
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
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

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

頠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留守乃以頠為判官克反
澤所為頗失人心頠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
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矣頠官
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
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
官為河南洛陽令宰相吴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
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

人何㡳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
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戸
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勲郎官上幸建康
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宫所止為行宫車駕所
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
莫測廵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寜
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造生邉患窮困民力敗壊
人才至崇寜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

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復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于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亦門戶排斥之私耳帝為罷

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與韓世忠部將擅相殺奪鼎請鞫治諸將肅然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帝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

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瓔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黄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宰相呂頥浩請帝

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
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
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
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
乃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拔人才修政

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帝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横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横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為然飛出師竟

事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帝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横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横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不利走襄陽竟臨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為然飛出師竟

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瓔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宰相呂頤浩請帝

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乃罷頤浩詔鼎復為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為陛下拔人才修政

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復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于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亦門戶排斥之私耳

帝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與韓世忠部將擅相殺奪鼎請鞫治諸將肅然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帝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

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陜宣撫使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陜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所謂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除命甫下彈墨

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時留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高宗決計親征趙鼎遂留襄贊此正可轉之機諸將聞之自當奮勵同心力圖興復乃劉光世竟遣人諷鼎且敢云何事為他人任患視軍國之重如膜外忽君臣之義若路人喪心若此雖寸斬亦不足以蔽其罪獨世忠以忠誠自勵揚州濟師大儀克捷頗懷敵愾之心乃亦有趙丞相真敢之語何其與行事大相剌謬耶

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河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不行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趙鼎力贊高宗親征一洗累年委靡之習南渡以後差為快舉然車駕未行即有濟否非鼎所知之語則其中本無定見及平江聞捷高宗遂欲渡江決戰又復阻止是雖有親征之名而無親征之實故其功亦僅収得半非若澶淵之毅然一往勇斷集事也論者以鼎比之寇準其志雖同而才力不逮遠甚

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

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河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不行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趙鼎力贊高宗親征一洗累年委靡之習南渡以後差為快舉然車駕未行即有濟否非鼎所知之語則其中本無定見及平江閘捷高宗遂欲渡江決戰又復阻止是雖有親征之名而無親征之實故其功亦僅取得半非若澶淵之毅然一往勇斷集事也論者以鼎比之寇準其志雖同而才力不逮遠甚

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

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狎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時留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高宗決計親征趙鼎遂留襄贊此正可轉之機諸將聞之自當奮勵同心力圖興復乃劉光世竟遣人諷鼎且敢云何事為他人任患視軍國之重如膜外忽君臣之義若路人喪心若此雖寸斬亦不足以蔽其罪獨世忠以忠誠自勵揚州濟師大儀克捷頗懷敵愾之心乃亦有趙丞相真敢之語何其與行事大相剌謬耶鼎聞之恐

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秦檜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令來歸檜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檜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陜宣撫使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陜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所謂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除命甫下彈墨

也張浚久廢鼎言浚久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懐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

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

沖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詔范

沖刋定神宗哲宗二史鼎以宰相監脩是非各得其正

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

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

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

下無兵帝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

剿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

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

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緼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俊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析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殹高宗有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夫光

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俊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析彦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黌高宗有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夫光

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沖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詔范沖刋定神宗哲宗二史鼎以宰相監脩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鼎上疏辭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帝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剿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

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

也張浚久廢鼎言浚久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偹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

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全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敝宜其迄無成事也

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帝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吕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帝欲遠竄浚鼎奏浚母

老且有勤王功已而内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帝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絶度今歲可得四五萬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帝

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宫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湣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吮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辯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帝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

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帝曰姑徐之鼎嘗闢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鼎以爭據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嘗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鼎引疾求免乃以忠武節

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帝曰姑徐之鼎嘗闢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嘗自為去就㑹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引疾求免乃以忠武節

老且有勤王功已而内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帝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絶度今歲可得四五萬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帝

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宫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帝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

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全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帝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帝欲遠竄浚鼎奏浚母

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攺奉國軍節度使檜

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

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大有功再贊

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

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

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

撫諭江南為名帝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

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入内鼎見責之

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
上改容謝之有户部官進錢入宫者鼎召至相府切責
之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
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劉大本常同
林季仲等數十人分布朝列又論趙霈胡世將周秘陳
公輔之徒妬賢長惡帝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帝
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
其姓名帝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

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使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

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

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

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戸部官進錢入宫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吕本中張致遠劉大本常同林季仲等數十人分布朝列又論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姤賢長惡帝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帝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疏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帝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

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使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

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

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

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大有功再贊

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

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

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

撫諭江南為名帝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

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

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
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
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
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
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
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
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

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陜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

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彦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副總管俊將所部至平江浚知上遇俊厚可謀大事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

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

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詭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

昌僭立迯入太學中閑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陜襄鄧以待廵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

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副總管俊將所部至平江浚知上遇俊厚可謀大事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

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
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
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
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
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
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
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

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憤憤於是令

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

至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

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宫闕

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

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

扼臨平亟除浚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

安置浚世忠拒不受會吕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

傅正彥罪傅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宫隔絶一日啜羹小黄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羮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以賜高

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巨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

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為賊所執吕
頤浩等遽罷浚樞密浚歸高宗驚歎即日趣就職浚謂
中興當自關陜始慮金人或入陜取蜀則東南不可保
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
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
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又乘
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
乞貸逆黨傅正彦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

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隷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羅索貝勒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陜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

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烏珠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烏珠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張浚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浚甫至秦亭而烏珠至江浙帝浮海東征浚聞即將兵十餘萬人入衛明年春至房陵聞敵騎已退乃還是秋浚聞敵再欲至江淮乃議出師以撓其勢曲端為都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劉彥沖亦以為非本計浚曰吾豈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爾遂合戰於富平然是冬達蘭不能渡江而

陝服之師遂為婁宿所敗時幕客獨王子尚贊之吳玠為裨將亦以為難而不見聽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熙河經略使劉錫為統制永興帥吳玠涇原帥劉錡環慶帥趙哲秦鳳提刑部浩皆在行間時哲嘗請分兵浚不聽及敗哲全師而返浚怒其先退故斬之然哲當復辟時有功在西邊又為名將故浚誅之當時不以為是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

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嚕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烏珠復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烏珠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遁歸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陜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陜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

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廹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援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判黨聚兵入攻破金人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

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
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
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
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
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
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復浚資政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于揚州

約曰渡江決戰浚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烏珠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夜遁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張浚與金交兵動輒敗衂非有先聲可畏烏珠方帥勁旅南下何至聞其來而遽變色思歸乎蓋金兵本因劉豫邀請以出餽道既已不繼又聞太宗病篤故無功而還耳譽浚者遂飾為此說不足信也

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心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因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帝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陜荆襄形勢接連軍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

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屯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

兵也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

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扳栅遁帝手書嘉奬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岳飛一還人心解體帝憣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禄大夫問安使何蘇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

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
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髪而趨一怒以安天下
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
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言陛下命臣雪此
至恥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
賜罷黜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
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
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事無巨細必以咨

浚賜諸將詔徃徃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吕祉徃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馬爲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吕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

其閤帝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往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未幾除資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

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潰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

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秦檜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

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臺諫

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摇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

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

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金兵大入

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

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

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

采石煙焰四達愼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

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海陵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命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

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弩治車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明賞罰舉指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

御批孝宗初政即復用張浚可謂銳於任賢設能專心委

伏讀通鑑輯覽

畀或謂成怴復亦未可定顧以浩為藩邸舊臣使預機

家守淮之議與浚意見牴牾遂爾多方掣肘寖至棄地

喪師其悞國不亞於檜

人主用人顧不慎哉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召俊

卿及浮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

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等

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

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移文索海泗

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人詭詐不當為之動大兵屯

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富察圖們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圖們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

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宏淵與顯忠不協部將各遁去顯忠以勢不可孤立乃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

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名栻奏事浚附奏云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布薩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

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帝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陰謀

陷後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

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孝宗初召張浚嚮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賜書又有須與卿終之之語若深相倚任者何以福州之命去之曾無難色及虞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無效張浚迂濶又若夙所憎疾者然

何前後矛盾若此蓋其始不過博取恢復美名藉以虛張聲勢後覺事竟難成遂無所顧惜其情遂不覺流露直是無定見耳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

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

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
卒皆為名將一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
易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
嚴州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杓孝宗特令召對差
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尉獲盜杓察知其枉縱之未幾
果獲真盜改知衢州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
管五局觀還湖北提舉常平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

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閑耀杓首治之帝奬其不畏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披庭供給使恃以恣横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修三牐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移知鎮江名爲戶部侍郎言事迕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

陵事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内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杓皆奏論如律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斬其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税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云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九 七十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

宋七十三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僉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

忠部將揚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踰年詣濟州為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𦁠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為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益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帝為嘉納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

為陜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黄蓋遂罷諫官衛膚
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從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
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
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
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
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
皆高科並為州縣募職監當惟是竦子安期累作邉帥
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

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令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帝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命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内侍復用事恣横諸將不悦於是苗傅劉正彦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誣淵結宦

官謀反正彦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帝親御樓撫諭傳正彦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傳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傳等又奏毋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

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朱勝非目擊賊人凌逼乘輿不能奮身紓難繾㩦往返徒代賊傳言未聞有所捍救巳乘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太后出門宣諭義正辭嚴勝非在側使能引伸曉解示以禍福安見不可折羣賊之氣以狂逆謀乃始終箝口不語雖聞太后諭讓尚爾嘿然轉請高宗手書禪詔致成廢立之勢識不知其是何肺腸即云委蛇求濟以徐圖匡復或亦權宜應變之方顧事巳經旬並無討賊之計又未密約在外握兵諸將以協力勤王使非張浚諸人慷慨誓師迅為匡復勝非將遂安心坐視耶觀其所建白不過日引賊黨同奏以弭其疑舍此別無籌畫是惟知一身免禍于國事究何所賴繩以春秋之法亦宜逃同惡之誅乎

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

在位事已狼籍矣傅正彦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帝幸徼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諸將皆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

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宮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

御批讀通鑑輯覽

御批朱勝非既不能弭患於未萌復不能靖亂於臨事及諸將戡定禍患實無顏復居政府顧其乞罷時雖舉呂頤浩張浚以代而一則謂其練事而暴一則謂其喜事而踈力為貶抑隱然有二臣皆不已若之意則其庸碌懸棧肺肝已不可掩而所為引過求退特藉以杜衆人之口非真能負疚自劾也

帝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

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濟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

八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為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帝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從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奴為勝非治疽而愈奴為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常言其兵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時

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録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黄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陜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從中沮抑之人以此益薄其品及著閒居録亦多其私説云

吕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

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為滄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至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顧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顧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顧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竭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邊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視事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顧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

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宫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除户部侍郎進户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

正彦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為控扼備禦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

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蠭起之勢興衰發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強敵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

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

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

按頤浩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呂頤浩與諸將議還都時即有且戰且避之說其胸中早存航海一着以為長算至是遂進策請行無論他日章安之追蹤不免於禍而風濤漂泊詎可久居所謂萬全之地顧如是耶又況奔逃跋涉出入無時實已損威失重乃猶自詡為兵家之奇亦庸陋不知恥矣頤浩處苗劉之變

緯有遠謀張浚亦稱其能斷大事何前後之不相符若此豈其才識僅能集羣策以成事而不足獨當一面乎

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以鼎為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奉化賊蔣璉乘亂為變刼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𤩽巨師古兵自隸將之

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帝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𤫉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𤫉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追斬之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

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徐廬和州無為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鋭五千分隷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皐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帝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

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鋭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

兼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黄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擣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壽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擣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擣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鋭皆

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遠人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靳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㒺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一日謂大臣曰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

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頤浩罪遂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宫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方畧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宫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

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陜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陜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効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宗自王安石蔡京相繼言利横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因而不固髙宗親見閭閻疾苦定為差役法思欲與民休息曾幾何時復有月椿之取百姓方凋敝已極區區免役小惠元氣豈能遽復旋即加之朘削其何以堪况彼時僅餘東南半壁尚使其罹于塗炭更安望能復侵地以保遺黎頭浩輩謀國不臧罪固無可他諉髙宗明知而復蹈之亦獨何耶

於是郡邑多横賦大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諌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

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偽命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兵力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北敵豈不相遠帝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彦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彦先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通餉故諸鎮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時受偽命之人皆用赦申雪徐秉哲吳幵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蔡懋

等並敘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材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帝為罷與求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彦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彦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佾結公佐宗尹請除佾為宗正丞侍御史張廷壽劾之罷佾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帝

不許又嘗薦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二人俱罷論者以白州守晁公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帝罷公為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帝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帝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宗尹建議分鎮以是得

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坐祖

送鄒浩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

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

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為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

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

政和七年復官入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

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

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㬢論死致虛爭之㬢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丁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言不當用師契丹恐開邊隙宰相謂其懷異遂聽終喪服除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其不可乃止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宫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諫真宫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除陜

西宣撫使京師被兵詔致虛會兵入援時陜西節制錢
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適西道總管王襄南走
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
倚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
將民萬人俱趨京師夏儆將萬人守陵寢致虛以僧趙
宗印為知兵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
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
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兵致虛斬之遂奪潼關作長城自

闕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數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羅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陜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蔌澠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

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府致虛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金將伊珠兵壓境致虛遣宗印兵不戰走安撫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廕補官崇寧初治黨

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其黨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為左司諌諌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

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顧一
一施行之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
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
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為頽靡
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因
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
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
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瀹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

數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
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令邊事經畫旬月
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
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
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
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
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

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

族欲冐重圍衛帝以出誠忠義然乗輿將駕必甲乗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金人兵威耳金人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

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

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遲疑不決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欲留一貝勒統之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罰罪益深乃不復留兵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已甘心為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奸

謀其功固為可録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畧為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為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為非始終忠于宋蓋規知人心未厭宋故為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諸大元帥府勸進請元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徽欽兩朝一切委靡不振馴致於亡李綱欲悉按圍城

中不能執節之罪非惟申嚴臣子大防且藉此可以飭憲紀而佐維新之治呂好問詭辭沮止不過以曾受偽職爲自免地耳視從逆爲無關輕重且倡爲艱難含垢之言峻法灘懼之說則是怙終文過其心更不容誅矣已而爲侍御史王賓論劾高宗謂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賚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宫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瑚中用中忱中孫祖讓祖儉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六十九